

# 日唐後宮空間的比較研究

## —「禮空間」的後宮，「勞動空間」的後宮—

野田 有紀子

### 要 約

近年の儀禮研究および天聖令發見の成果を踏まえ、日唐後宮を「空間」として捉えて、宮人の機能と位置づけを比較検討した。

まず「禮空間」の観点から唐代後宮宮人の機能と位置づけを検討すると、宮人は禮秩序の下ではもっぱら皇后に奉仕すべきとされたが、実際には皇帝とも近しく私的所有物とみなされ、皇帝儀禮にも従事した。すなわち唐代宮人は皇帝および皇后からの二重支配を受ける存在であった。これに對して日本古代では、奈良時代末期まで閤門内は天皇と宮人のみの空間であり、また中國の「禮制」をほとんど継受しなかったため、宮人は日常的にも儀禮の場でも天皇にのみ奉仕していた。

ついで「勞動空間」としての後宮について、醫疾令女醫採用條件の背景となった日唐後宮内女性労働者の出身身分と待遇を比較した。唐代後宮宮人の出身身分および待遇が極めて閉鎖的だったのに比べ、日本の後宮内女性労働者はかなり開放的な環境に置かれていた。また唐代宮人の勞動空間は基本的に皇帝の後宮内に限られていたのに對し、日本では労働場所よりも出身身分や貢進経緯により宮人と認識された。すなわち唐代皇帝が大量の宮人を閉鎖的環境下で獨占的に所有し支配することで、中央集權的な皇帝の絶對的權力を可視的に誇示していたのに對し、日本の後宮勞動空間にはさまざまな支配層が天皇のもとに集結し従う構圖が表され、天皇と皇族・貴族・地方豪族との互惠的な關係が示されていた。

本文根據近年儀禮研究以及發現天聖令的研究成果，以「空間」的觀點來比較探討日唐後宮宮人的機能以及定位。

首先以「禮空間」的觀點來檢視唐代後宮宮人的機能以及定位後發現，在禮秩序下原應專門侍奉皇后的唐代宮人，實際上與皇帝的關係也很密切，甚至被視為其私有財產，也從事皇帝儀禮。也就是說唐代宮人受到皇帝以及皇后的雙重支配。相較於此，日本古代至奈良時代末期，閤門內單為天皇以及宮人的空間，另外由於未承襲中國的「禮制」，日本宮人不論在日常生活上或是儀禮上均只侍奉天皇。

接著以「勞動空間」角度來比較醫疾令女醫採用條件背景—日唐後宮内女性労働者の出身身分以及待遇。相較於唐代後宮宮人的出身身分以及封閉的待遇，日本後宮内的女性労働者處於一個相當開放的環境。此外唐代宮人的勞動空間基本上僅限於皇帝的後宮内，但是在日本後宮則是不以勞動場所，而是以其出身身分以及進貢的原委來定位宮人。簡而言之，唐代皇帝藉由將大批的宮人置於封閉的環境下由其獨占支配，來誇示中央集權皇帝的絶對的權力，日本後宮的勞動空間則是顯示出各個權力階層集結在天皇之下的構圖，從而呈現出天皇與皇族・貴族・地方望族之間互惠的關係。

### 本 文

#### 前 言

日本古代藉由遣隋使・遣唐使傳進許多法律以及制度。其中關於後宮制度，日本仿照唐「内外命婦職員令」制定了「後宮官員令（大寶令）」跟「後宮職員令（養老令）」，此外也仿照唐後宮的六尚而設立了十二司。可以想見後宮制度也跟其他制度雷同，為配合日本實情而有所改編，而且在機能面上的相異點應該也為數不少。但是關於後宮内労働者「宮人」的機能跟定位，受限於唐代後宮史料的缺乏，至今鮮少成為日唐比較研究的對象。

但是近年來，『大唐開元禮』『大唐元陵儀注<sup>1</sup>』儀禮的研究有著長足的進步，另外藉由天聖令的發現而復原了後宮内女性労働者の相關唐令條文。這次的發表基於以上的研究成果，以空間的觀點來比較日唐後宮的宮人機能以及定位。第一章比較「禮空間」中的唐代後宮以及實際情況。接著在第二章比較日唐後宮的「勞動空間」。最後考察從空間中展現出的皇帝以及天皇的權力構造<sup>2</sup>。

#### 1. 第一章 「禮空間」的唐代後宮及實像

##### 1-1 『大唐開元禮』『大唐元陵儀注』中的後宮像 《區分男女空間》

##### 『大唐開元禮』——宦官的仲介

『大唐開元禮』所記載的後宮關係儀禮中極力避免男女的接觸，物品的授受和傳言均經由宦官。下面卷105「臨軒册命皇后（皇后受册）」是在皇后正殿迎接從外部來的使者的儀禮。（A）使者（太尉・司徒）在肅章門外將受册之事告知宦官（内給事）。（B）宦官（内謁者監）在肅章門傳達給女官（司言）。另外宦官（内侍）從使者手中接過册・璽，置於肅章門外的案上。（C）女官（尚宮・尚服）至肅章門取册・璽，在殿庭授與皇后（宮人為□□，宦官為■，皇后為波浪線，訪問者・使者為傍點線）。

（A）前一日，守宮於肅章門外道西，近南隨便設太尉・司徒等次。（中略）又設皇后受册位於殿庭階間。（中略）其日（中略），太尉・司徒既受命，出至朝堂，俱乘輅，（中略）至永安門外，降輅。（中

略) 謁者引太尉以下，就肅章門外位。(中略) 太尉進內給事前，北面跪稱「太尉封臣某·司徒封臣某，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冊」。訖，俛伏，興，退復位。

(B) 內謁者監引內給事，詣肅章門，傳告司言。司言入，詣皇后前，跪奏。訖，興，還侍位。(中略) 內侍進太尉前，西面，以次受冊琮·璽綬。東面，授內謁者監，(注略) 退復位。內謁者監等持冊琮·璽綬等，進立於肅章門外。跪置冊琮·璽綬於案，俛伏，興。

(C) 初司言奏，訖，尚儀贊皇后降。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降，就庭中北面位。皇后初行樂作，立定樂止。初皇后將降，又尚宮詣門，跪取冊。尚服詣門，跪取琮·璽綬。(中略) 尚宮稱「有制」。尚儀贊「皇后再拜」，皇后再拜。尚宮宣冊。訖，尚儀又贊「皇后再拜」，皇后再拜。尚宮奉冊，進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言。尚服又奉琮·璽綬，以次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言。

### 『大唐元陵儀注』——帷的使用

另一方面在『大唐元陵儀注』中記載，妃·內官(內命婦)·公主步行於殿外之際要使用「帷」，以防其姿容外露於親族以外。

【葬儀】(『通典』卷86·凶禮8所引。至元陵，埋葬的過程)

以赴山陵。靈駕至陵門西凶帷帳殿下，迴駕南向。公主及內官以下並降車，障以行帷，哭於凶帳殿之西，東向北上。(中略) 前參刻，奉禮郎於隧道東南，量遠近，設皇親諸親奉辭位。又於其南設應從文武官五品以下奉辭位，又於其南設六品以下奉辭位。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奉禮郎位於其北，禮生二人立於其南，差退。內謁者於隧道西南稍北，帷內設公主·王妃及內官以下奉辭位，東向北上。(中略) 禮官贊侍中進龍輦前，跪奏稱「請引龍輦即玄宮」，(中略) 皇親·諸親·羣官等哭從。公主·王妃及內官等，障以行帷。龍輦至羨道，停於帷下，南首以俟。時妃·主·內官以下，於羨道西南帷內就位，東向哭。(中略) 中官贊公主·王妃並退出，周以行帷，至門，乘車以扈從。

### 《宮人侍奉後宮女性的儀禮》

#### 『大唐開元禮』——侍奉皇后儀禮的宮人

後宮內部的儀禮進行僅由女官從事。後宮外部的儀禮也一樣。皇帝跟皇后在同一殿內接受皇太子妃拜賀之卷111「皇太子納妃(妃朝見)」中，皇帝由侍中，皇后由尚儀奏請內殿和外辦。

所司設皇帝御座於所御殿阼階上，西向。(注略) 所司設皇后御座於室戶外之西近北，南向。(中略) 侍中奏「請內殿」。尚儀又奏「請皇后內殿」。(中略) 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以出。升自阼階，即御座，西向坐。侍衛如常儀。尚儀又奏「皇后外辦」。皇后禕衣·首飾。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出，即御座，南向坐。

### 『大唐元陵儀注』——皇帝葬禮中未見宮人的奉仕

『大唐元陵儀注』中可以看到親族女性的參列，卻未見宮人從事的相關記載。例如在【沐浴】儀中，從事皇帝的遺體沐浴的「內掌事者」「內執事者」為宦官，另外「沐者」「御者」「浴者」也均為宦官(旁點線)。此儀中登場的皇帝親族的女性為「妃」「公主」「內命婦」(波浪線。當時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不在)，她們沒有從事沐浴作業，而是在此期間等於帷外。

【沐浴】(『通典』卷84·凶禮6所引)

將沐浴，內掌事者奉米潘及湯，各盛以瓮并沐盤，升自西階，授沐者以入。嗣皇帝·妃·公主等，悉出帷外。嗣皇帝以下在殿東楹間，北面西上。內命婦以下在殿西間，北面東上。俱立哭。既沐而櫛。將浴，內執事者六人抗衾，御者四人浴。拭以巾，拒用浴衣。設牀於大行東，衽下莞，席上簟。浴者舉大行，易牀設枕，理其鬚髮，斷爪，盛於小囊，大斂即內於棺中也。著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以大斂之衾覆之。內外入，就位哭。

實際上推測宮人也有參與皇帝葬禮，但是在『大唐元陵儀注』中只見男性官人以及宦官。

綜合上述，『大唐開元禮』『大唐元陵儀注』中所描繪的後宮是嚴守男女分際，宮人為服侍皇后為首的後宮女性而存在。

### 1-2 唐代後宮的實像

但是禮秩序中所描繪的後宮並沒有反映出實際的唐代後宮。

#### 《男女空間並沒有嚴格區隔》 與男性官人·外國使節的接觸

宮人跟男性官人直接接觸的機會並不少。中宗與近臣前往參觀宮人所開設的酒店，也有開市場讓宮人賣東西給高官，從事交易(『舊唐書』卷7·中宗本紀)。另外，文宗也常允許男性官人進入內廷，在內廷招攬學士論經之際，宮人在旁端茶侍奉(『唐語林校證』卷2·文學)。唐·閻立本的《步輦圖》也有描繪唐太宗接見吐魯番使者時，乘坐宮人所抬的腰輿出場的畫面。



唐·閻立本(?-673年)《步輦圖》(北京·故宮博物院)

#### 騎馬時的露面·男裝

在唐代前半期的後宮男女空間嚴格區隔的氣氛淡薄，風氣相當開放。宮人騎馬之際，唐初時還穿著羅(覆

蓋全身的布)，漸漸的只用帷帽（帽沿周圍垂有面紗的帽子）覆蓋住頭部，開元期僅戴胡帽便露面（『舊唐書』卷 45·輿服志）。唐·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中虢國夫人（楊貴妃的姊）以下的宮人都露面。此外唐代前半期流行男裝。《虢國夫人游春圖》中著男裝者為仕女。



唐·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宋摹本·遼寧省博物館藏）

### 《宮人對皇帝的奉仕以及隸屬》

#### 宮人對皇帝的奉仕

實際上宮人在日常生活中像是供給飲食等，對皇帝有諸多服侍，也必須遵從皇帝的各項命令，所以比起跟皇后的關係，宮人與皇帝的關係更為緊密。根據衛禁律 12 條〈闖入非御在所條〉，闖入宮殿時，若是皇帝不在，則罪減一等，但是若有宮人在場則罪無可免，定為死罪。在本條中皇帝與宮人的所在被視為同處，其前提是宮人在日常中常伴皇帝左右侍奉。

諸犯闖入宮殿，非御在所者，各減一等。無宮人處，又減一等。入上閣內，有宮人者，不減。

疏議曰，諸條稱闖入宮殿得罪者，其宮殿之所，御若不在，各得減闖入罪一等。雖是宮殿，見無宮人，又得減罪一等。（中略）若入上閣內，有宮人，雖非御在所，亦合絞。無宮人處，亦減二等。

（衛禁律 12 條〈闖入非御在所條〉）

#### 隸屬於皇帝個人

太宗時，縣官屬將在漳川縣官舍休憩宮人移往別處，聽聞此事後太宗怒道「輕我宮人！」。由此可以看出太宗將宮人視為自己的所有物（『舊唐書』卷 71·魏徵傳）。

綜合上述，後宮空間的實像與禮制所描繪的後宮空間大相逕庭。唐代宮人在禮秩序下原應專門侍奉皇后，但是實際上宮人與皇帝的關係密切，被視為皇帝的所有物，也從事皇帝儀禮。可以說宮人是受到皇帝跟皇后的雙重支配。

日本古代則是至奈良時代末期，皇后以下均與天皇分居，閤門內為天皇跟宮人的專屬空間。另外，古代日本由於未受到中國「禮制」的影響，所以沒有承襲禮秩序中「宮人侍奉皇后」的理念。所以日本宮人在日常生活以及儀禮中均在天皇身邊，專門侍奉天皇。

### 2. 「勞動空間」的日唐後宮——針對醫疾令女醫條一

近年，隨著天聖令的發見而復原了一些後宮內女性勞動者的相關唐令條文。藉此可以窺見唐代後宮內勞務役制度一二，也可以確立日本令的改編。本章將針對唐醫疾令女醫條的女醫採用條件中，日本令所承襲的「取官戶婢」以及被刪除的「無夫及無男女」的背景

一日唐後宮內女性勞動者的出身身分以及待遇的差異作比較。爾後探討日唐宮人的勞動空間範圍。

#### 2-1 「取官戶婢」——關於出身身分

唐令醫疾令中規定女醫從「官戶婢」（賤民中的官戶以及官婢）任用。

諸女醫，取官戶婢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無夫及無男女，性識慧了者五十人。別所安置，內給事四人，並監門守當。醫博士教以安胎產難及瘡腫·傷折·鍼灸之法，皆按文口授。每季女醫之內業成者試之。年終醫監，正試。限五年成。

（復原唐醫疾令 16 條）

#### 《關於唐代後宮內女性勞動者的身分》

唐代後宮雖然有人因其文采而被選入宮，但是這樣的例子寥寥可數，大部分是由於本人或是親族的罪行而被迫入宮。如復原唐雜令 54 條所記載，入宮婦人中有縫製之才者到掖庭局，其餘配於司農寺。

諸犯罪配沒，有技能者，各隨其所能配諸司。其婦人，與內侍省相知，簡能縫作巧者，配掖庭局。自外無技能者，並配司農寺。（復原唐雜令 54 條）

掖庭局隸屬於內侍省由宦官任命，負責執掌「女工之事」。如「殷裕妻崔氏，音声人鄭羽客·王燕客，婢微娘·紅子等九人配入掖庭」（『舊唐書』卷 19 上·懿宗紀），「齊妻馬氏·小男道本·女汴娘配於掖庭」（卷 16·穆宗紀）所述，罪人的妻子以及奴婢等配入掖庭局。

換句話說，居住在唐代後宮的宮人多為賤民身分，後宮內從事醫療行為的女醫從賤民中採用也是依此規定。



唐·張萱（8 世紀前半）《搗練圖》（宋摹本·美國波士頓博物館藏）

#### 《關於日本後宮內女性勞動者的身分》

日本醫疾令的女醫出身規定完全承自唐令。

女醫取官戶婢年十五以上，廿五以下，性識慧了者卅人。別所安置。謂，內藥司側，造別院安置。教以安胎產難，及創腫傷折，針灸之法，皆案文口授。案唐令，博士教之。今於此令，雖文不言，而博士教授。但按摩針灸等，其業各異，須當色博士。每月醫博士試，年終內藥司試。限七季成。（『令義解』醫疾令（16）女醫條）

但是從賤民中採用在日本後宮中是相當例外的規定。日本後宮宮人的上層部為女王以及與藤原氏等達官顯要有密切關係的女性所組成<sup>3</sup>。下層部為中央氏族出身的「氏女」以及地方望族出身的「采女」。大化前代開

始，采女就由地方首長代代進貢，律令制下，轉而規定由郡進貢兵衛或是采女（軍防令 38 兵衛條），采女・女孺・縫女分別配屬於後宮諸司。

凡諸氏別貢女，皆限年卅以下，十三以上。雖非氏名，欲自進仕者聽。其貢采女者，郡少領以上姉妹及女，形容端正者。皆申中務省奏聞。

（後宮職員令 18 氏女采女條）

在上述宮人之下，配有從事雜用下級女性勞動者「女丁」。女丁是由諸國進貢，分配於諸司的女性勞動者。女丁由女孺率領，赴內膳司負責料理御膳等（延喜大膳寮式下），在女孺下從事勞役。

此外，依據女醫條，官戶婢出身的女醫也在後宮內服勞役。從平城京長屋王邸跡出土了記有「竹野王子（竹野女王。長屋王的姊妹）女醫二口 / 一升半受真木女」的木簡，證實了律令期女醫的存在。

總而言之，日本後宮內女性勞動者是由各個階層的出身者所構成。

## 2-2 「無夫及無男女」—關於勞動待遇

### 《唐代後宮內女性勞動者的勞動待遇》

唐醫疾令女醫條中有「無夫及無男女」的規定，也就是說女醫任用的條件是沒有丈夫以及小孩。有研究指出這是因為跟宮人一樣，女醫也是終身待在後宮<sup>4</sup>。如前節所述，唐代宮人多因獲罪而被迫入宮的賤民，在後宮的待遇並不優渥。雖然宮人在後宮內也會從事打球・釣魚・競渡・賭博等各項娛樂活動<sup>5</sup>，但是不能自由出宮。景龍 4 年（710）正月上元日，數千名宮女看燈之際，許多宮女趁機脫逃（『舊唐書』卷 7・中宗本紀）。此外，根據中唐王建「宮詞一百首」（『全唐詩』卷 302），宮人只能在中和節・賞花・上巳日被允許外出，也有宮人爭相給掃地夫錢，以詢問外面世界的情況<sup>6</sup>。

由於唐代宮人高達數萬名，所以常因節約國費等理由而被解放<sup>7</sup>。如同「宜出宮女千人，五坊鷹犬量須減放」（『舊唐書』卷 17 下・文宗紀下），「文宗以早放繫囚，出宮人劉好奴等五百餘人，送兩街寺觀，任歸親戚」（卷 173・鄭覃傳）的記載，宮女被視同為鷹犬以及繫囚。宮女也會被賞賜給功臣・戰功者・異民族，如「拜右武候將軍，徙封息國公，賜以宮人・綵物千餘段」（卷 57・張長遜傳）「每戰必單騎先鋒陷陣，前後賜以宮女・馬牛・黃金・雜綵，不可勝數」所述，（卷 69・李君羨傳）其地位等同馬牛黃金一般。

宮人幾乎在後宮內終其一生，埋葬地稱為「宮人斜」，中唐以降常成為詩的題材<sup>8</sup>。宮人墓誌缺乏姓氏・諱・本貫等表明出自的具体記載，喪葬儀禮也極為草率<sup>9</sup>。



宮人墓誌（大唐某宮墓誌并序）

### 《日本後宮內女性勞動者的勞動待遇》

日本醫疾令中將女醫採用條件中的「無夫及無男女」一文刪除。推測這是因為在日本後宮的女性勞動者並沒有終身被拘束・使役的情況。

日本宮人上層部由女王以及跟藤原氏等權貴有密切關係的女性所組成，有夫有子之人不在少數。例如內命婦縣犬養橋三千代為美努王及藤原不比等的妻室，她也是葛城王及光明皇后的母親。

至於日本宮人下層部，采女的任期基本上雖為終身，但是也有因為老病以及減免邊境負擔等諸因而讓其歸鄉。另外，進貢采女被視為特權<sup>10</sup>，進貢采女的家族可世襲化。

另一方面，中央氏族出身的氏女則是如「婦女者，無問有夫無夫及長幼，欲進仕者聽矣」（『日本書紀』天武天皇 2 年（673）5 月乙酉朔）所記，不管有無夫婿皆可出仕。

以宮人有夫有子，還可以結婚的情況來推測，宮人並沒有長住後宮內。『延喜式』彈正臺式中有「凡娶宮人為妻妾者，容隱私舍不肯出仕者，依法科罪」的記載，與宮人結婚本身未被禁止，不讓其出仕會被問罪。律令期之後推測宮人沒有長住在後宮，而是由私宅或是官舍出動。此外，女丁是三年一輪，讓其還鄉（『令義解』賦役令 38 仕丁條）。

綜合上述內容，與唐代後宮宮人的出身身分以及封閉的待遇相比，日本後宮內的女性勞動者可以說是處於一個相當開放的環境。

## 2-3 宮人的「勞動空間」的範圍

### 《唐代宮人的「勞動空間」的範圍》

唐代的「宮人」是在侍奉皇帝及皇后的女性當中，除了內命婦之外（妃・六儀・美人・才人等皇帝的妾妻），被稱為宮官或是非職掌者的人。宮人除了後宮之外也居住在皇子邸・皇孫邸，但是那是皇帝的特許。宮人雖然也有隨皇帝・皇后行幸，或是奉皇帝・皇后之命被派遣至外擔任使者，但是原則上皇帝・皇后的身邊為其勞動空間的範圍。

### 《日本宮人的「勞動空間」的範圍》

律令期的日本宮人，如「宮人，謂，婦人仕官者之總稱也。職員」（『令義解』後宮職員令）所記，為女性仕官者的總稱，也是

考敘的對象<sup>11</sup>。諸國進貢的女丁即使配屬於後宮諸司，也與宮人有所區隔。

日本宮人雖然基本上是在後宮內服務，但是也有配屬於後宮外諸司，或是從事後宮外勞役的宮人。例如，配屬於大藏省縫部司的宮人，「此宮人元配縫部司，即此省所管也。承前以此宮人，縫作幄幔。」，負責幄幔的縫作(『類聚三代格』卷4・加減諸司官員并廢置事)。

另外根據『延喜式』掃部寮式所記，「雜給料……其縫席端并續麻宮人者，內侍充之。造作之間並給間食」，縫席端，續細繩之麻的工作由內侍司所屬的宮人擔任。從給予零食推測，宮人可能是前往掃部寮工作。

此外，『正倉院文書』天平6年(734)寫經所用度帳(『大日本古文書』卷7)中有「盛所宮人三口 單口九百八十四人。食米九斛七斗四合<sup>四百五十八人別一升二合</sup>」的記載，在寫經所「盛所」(調查進貢給神的供物的場所)有3名宮人侍奉。從單口(總計)有984人來看，這並不是一時的派遣，而是將近一年的時間，在寫經所持續服勞役。

與唐代相異，日本古代的「宮人」不單指在後宮從事勞役的女性，而是出身高貴的女性勞動者，女丁即使配屬於後宮諸司也有別於宮人。比起勞動場所，日本後宮更重視宮人的出身身分以及進貢的原委。

日唐後宮的勞動空間為何會有此差異顯現呢。唐代後宮的宮人被視為在皇帝家服務的「掃除之隸」(『舊唐書』卷71・魏徵傳)，即使被任命為六尚的高官，充其量也不過是「家婢」(卷64・舒王元名傳)。唐代宮人之所以會處於如此封閉的環境是因為隸屬於皇帝，被視為其所獨占的所有物。將成千成萬名宮人置於封閉的環境之下，任由皇帝個人獨佔支配，成為誇示中央集權皇帝的絕對權力的象徵。

有別於此，日本宮人的上層部是由皇族跟中央有力官人的近親，下層部則由中央氏族以及地方望族所進貢的氏女・采女所構成，顯現出各個權力階層集結於天皇之下的構圖。作為宮人入宮的話，不僅會提高本人及一族的地位，也可以發揮政治的影響力，所以被視為一種特權。也就是作為宮人奉仕天皇，天皇則賜與其名利，這反映出日本後宮中天皇跟皇族・貴族・地方望族之間的互惠關係。日唐後宮之所以會展現出不同的勞動空間，除了受到有無奴婢制度以及宦官的影響之外，推測還受到上述唐代皇帝跟日本天皇的權力・權威上的根本差異的影響。

## 總 結

本發表依據近年儀禮研究以及天聖令發見的研究成果，以「禮空間」和「勞動空間」的觀點來比較日唐宮人機能以及定位後發現，日唐後宮分別反映出皇帝及天皇的權力和權威的構造。今後針對宮人以外的後宮構成要素也將進行探討，對後宮空間的全貌來進行考察。

【付記】 本稿は平成21年度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費補助金若手研究(B)による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 註

1. 『大唐元陵儀注』の解釋為參照金子修一他「大唐元陵儀注試釋」(1)(『山梨大學教育人間科學部紀要』第3卷第2號，2002年)。中國語的概說參照金子修一等「《大唐元陵儀注》概說」(『文史』2008年第4輯)。
2. 本報告為以拙稿「唐代宮人に關する一考察—日唐後宮比較研究にむけて—」(『總合女性史研究』25號，2008年)，「唐代後宮における禮と法—『大唐開元禮』『大唐元陵儀注』を中心に—」(『中國史研究』57號，2008年)，「勞動空間としての後宮—醫疾令女醫條を中心に—」(お茶の水女子大學『人文科學研究』6號，2010年3月刊行予定)為基礎修正之稿。
3. 玉井力「天平期における女官の動向について」(『名古屋大學文學部20周年記念論集』，1968年)。
4. 程錦「唐代女醫制度考釋—以唐『醫疾令』“女醫”條為中心—」(『唐研究』卷12，2006年)。
5. 徐有富『唐代婦女生活與詩』(中華書局，2005年)第3章宮女。
6. 第69首「宮人早起笑相呼，不識階前掃地夫。乞與金錢爭借問，外頭還似此間無」。
7. 鄭華達「唐代宮人釋放問題初探」(『中華文史論叢』53，1994年)。
8. 「秋草宮人斜裡墓，宮人誰送葬來時。千千萬萬皆如此，家在邊城亦不知」(張籍「宿山祠」，『全唐詩』卷386)等。詹滿江『李商隱研究』，汲古書院，2005年，第1部第4章「宮人斜—宮女への鎮魂歌—」參照。
9. 愛宕元「唐代における後宮の女性たち」(『京都大學總合人間學部紀要』9號，2002年)。
10. 磯貝正義『郡司及び采女制度の研究』第2編「采女制度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78年。初發表は1958年)。
11. 「頭一人，掌女王及内外命婦宮人名帳・考課」(日本職員令8縫殿寮條)。

のだ ゆきこ／お茶の水女子大学リサーチフェロー